



毛 公 案

佚 名 著

导 读

《毛公案》六回，叙明代嘉靖时直隶巡按毛登科私访断案事。

本书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抄本《话本十四种》。据《储仁逊抄本小说十五种》整理而成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毛巡按奉旨出京
昧大义恶兄害弟 ()
- 第 二 回 泼刘氏辱骂婆母
恶姚庚暗卖弟妇 ()
- 第 三 回 卖弟妇姚庚得银
现天良州衙控告 ()
- 第 四 回 屈打成招招监下狱
玉罄泄机母子反目 ()
- 第 五 回 忤逆子半途杀母
杭州路母子相逢 ()
- 第 六 回 毛公立判凌迟罪
阖家相聚喜团圆 ()

第 一 回

毛巡按奉旨出京 昧大义恶兄害弟

闲坐窗前观古今，信笔挥成小段文。
嘉靖年间出忠烈，题表贤臣毛大巡。
心怀赤胆思报国，私行暗访为黎民。
良乡县治出逆子，胆大提刀杀母亲。
不念恩情忘根本，怎晓空中暗有神。
毛公巧判擒忤逆，报应循环针对针。

话说大明嘉靖二十一年，出了一位为国贤臣，这位老爷姓毛名登科，表字成名，祖居直隶冀州，枣强县人氏，乃是两榜出身，钦点翰林院庶吉士。当差已满，放了一任都察院，巡视城中。这位老爷秉性忠直，不避权奸，一清如水，军民人等无不感仰。钦限一年已满，吏部尚书马燮清保奏：“毛登科清廉，爱民如同赤子。现今钦限已满，求吾主擢用。”嘉靖皇帝大悦，降旨：“毛登科职守忠正无私，朕钦

命毛登科巡按直隶，剪恶安良，查参贪官污吏，勿负朕意。钦此钦遵。”毛大巡上殿谢恩，请训已毕，辞驾出朝，回到私第，遂自己改换行装，假扮一个贫儒，写了一个白布招幌，上写“专理方脉，诚演《周易》，善批流年八字，善观阴阳二宅，专门相法”，遂将文房四宝放于装文袋内，悄悄出了北京，顺这阳关大路走去，各处暗访私查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涿州良乡县有一姚家庄，庄内有一位姚员外名姚凤，表字鸣岐，家财万贯。安人高氏所生二子，长子姚庚，次子姚义，俱娶有妻房。姚庚性情奸狡，凶恶忤逆；妻刘氏悍泼不贤。姚义性情孝悌慈善；妻杨氏素婣受过闺训，知三从晓四德。一家六口，皆已和睦，真是丰衣足食。不上几载，姚义生一子，乳名金钟；次年姚庚生一子，乳名玉馨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光阴迅速，金钟九岁，玉馨八岁，皆送在学塾攻书。金钟学名文兴，玉馨学名文隆，上学下学皆是同去同来，共习文业。

一日，老员外身得重病，卧床不起，请医求神，全然无效。老员外向老安人含泪说道：“为夫病已沉重，大约命近无常。我六旬以外之人，死不足惜。我有一事挂心，咱那长子姚庚生性奸狡。次子姚义纯厚知礼，恐被姚庚欺压。我意欲给他兄弟二人将家产分开，异居各爨，令他俩轮流孝养你，你看如何？”老安人含着泪说：“正该如此。”老员外命丫鬟将姚庚、姚义、刘氏、杨氏、金钟、玉馨皆唤到床前，将分家的话言了一遍。姚庚闻言心中欢喜，口呼：“父母若分家，我是长子为大，家产宜三七分之，我得七成，兄弟得三成，才是正理。”安人闻言不悦：“你这畜生满口胡言！自古分家，皆是平分，那有三七？”姚庚被母斥，把嘴一

撇，甚是不悦。姚义口尊：“父母在上，儿与兄长乃是一母同胞，至亲骨肉，若分家恐亲朋嗤笑。家产不分，兄长掌管，儿不过随兄长度日，吃饭穿衣就足矣。”老员外说：“现今分析好，省日后你二人争论，反为不美。就着父母在世，与你兄弟二人均分了罢。”遂将房地产土、金银钱财，一件一件俱各开写明白。遂即请亲友到来，对众平分，兄弟二人各分一半，把一所大宅分为两院，各住一院。

老员外与儿分家之后，未过三日而逝世。兄弟二人发送父亲，丧事已毕，高氏安人素知姚庚不孝，刘氏阴毒不情，就住在姚义家中。这姚庚自从父亡后，就任意胡为，吃酒嫖妓，交些狐朋狗友无赖之徒。高氏安人知姚庚在外胡行，常常相劝，姚庚暗恨姚义调唆母亲压排他。

一日，高安人向姚义说道：“你虽分了一分家私，天长日久，坐食山空，只恐渐渐萧条。依为娘主意，你带几百银子出外贸易一番，一则见见世路人情，二则赚些银钱，添补养家，岂不是两益？”姚义说：“母亲之言虽好，怎奈母老，孩儿不敢离家。”老安人说：“无妨，我身体还健壮，儿媳贤惠，又有小孙孙膝下承欢，无庸惦念。”姚义口呼：“母亲既然吩咐，孩儿焉敢不遵？明日为儿带三百银，往苏杭一带去，遇着便宜货物，贩些进京，定有余利。大约年前回家看母。”

母子在房中讲话，不防被刘氏尽情听去，心中不悦，暗想：“婆婆偏心，疼爱次子，不疼大儿。他二叔此去经营，一定家业必兴；我的丈夫只会浪费钱财，必然有闪。这件事可把我气杀！若出这口气，除非害死姚义。”正在心中想计，见丈夫姚庚走进房中，刘氏就将姚义欲去贸易学说一

遍。姚庚闻言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他年纪未滿三十，从小娇养，净读书未出过门，若去贸易，必定折本。非是我自夸海口，我也去贸易，看一看谁赔谁赚！”刘氏说：“你与姚义赌气，出外也作买卖去，不可。一来我家中无人，二来赚利有限。我有一件现成绝好的买卖，你肯作吗？”姚庚说：“能赚钱我就作。”刘氏说：“咱的母亲总偏心向姚义，看见你如眼中钉。他既无情，谁还有义？什么亲兄亲弟，依我看，谁有饭谁吃。不如明日你装一强盗，暗藏利刃，在荒郊杀死姚义，一来你得他的财，二来母亲无指望，何愁不疼你我？”姚庚闻言大悦，说：“贤妻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明晨我带钢刀一把，在密松林里将他杀死，何愁他的家业不归我手？”

不言姚庚夫妇定计害弟，且说杨氏素婵知丈夫去贸易，连忙打点行囊，将三百银装在褥套，外有路费碎银。收拾已毕，遂置办酒菜，与夫主饯行。安人上坐，夫妻二人同金钟在下面相陪。安人说：“明日我儿出外贸易，你饮为娘三杯发财酒，要你饮干。”刚要斟酒，忽然一阵怪风，将灯烛吹灭。安人大惊，说：“此风定主不祥，且不可出外贸易。”姚义口呼：“母亲，孩儿依仗母亲福庇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儿在路途早歇晚行，诸事多加仔细，大约无妨。”

按下母子房中讲话，再说刘氏忽然想起一事，说：“当家的，我想起一件事，昔日与他二叔分家，曾有祖上传留一对赤金龙头镯子，未写在分单上。这物必定奶奶隐匿起，与了姚义。就他未出外，你过去将镯要了来，与咱馨哥戴，强如便宜别人。”姚庚说：“若不是贤妻你想到，我真忘了。可恨母亲心眼太偏，匿起金镯，给他小儿。我明日把姚义杀

了，看你倚靠何人？”言罢，怒狠狠竟走到姚义院来。姚义见兄长来，忙站起来说：“兄长请坐。”姚庚昂然不理，气狠狠向安人讲话：“母亲，你枉活了六七十岁，太也糊涂，为什么一样儿子两样看？你心太偏，姚义若是死了，看你倚靠谁？既分了家，为何这紫金镯藏匿不分给我？是何道理？今晚非闹丧不可。”

高氏安人见逆子姚庚行事凶恶，出口不逊，若与他动气，惟恐他找寻姚义，只可忍气吞声，反含笑说：“我儿有话慢讲，何须这样着急？你因祖遗金镯现在我身，你拿一只去何妨，就这样着急！”言毕，遂将镯子一只递与恶子。姚庚接镯，扬扬得意而去。老安人见逆子出言不逊，并无母子之情，一阵伤心，不由落下泪来。姚义相劝：“你老何必悲伤？我的兄长虽然性情不好，后来自有改过之日，母亲何必生气？”遂与安人斟上酒。安人说：“这紫金镯乃祖上遗留之物，逆子拿去一只，这一只与金钟带罢，以为遗念。”遂将镯子递过去。不觉樵楼起更，遂命杨氏撤去残席，说：“明日你丈夫起身，须要早些安歇。”遂各归寝室。

这姚庚手执镯子走进自己房来，刘氏问：“金镯可曾要来？”姚庚说：“我去致气，那有要来之理？若不动怒生嗔，他也不肯善给。”遂将金镯递与刘氏，刘氏接镯欢喜，说：“此镯做的样式甚好，给馨哥带着玩。”遂与玉馨带在胳膊上。复低声说：“你明日去杀姚义，须要仔细，须防别人看见，有些不便。”姚庚说：“贤妻放心，我自理会。”一夜无话。次晨，姚庚暗带短刀一把，先出门在双阳岔路密松林内，隐身等候，不表。

且言姚义早起拜辞老母，又来告别兄嫂，刘氏连房门也

不开，隔窗说：“你哥哥有事，一早出门去了。我还未起来，他二叔千万莫怪。”姚义闻言，退转回来，进了自己房中，与妻子作别，口呼：“贤妻，今晨卑人出外贸易，须要你在老母膝下代卑人行孝，侍奉劝解，莫要想我。就是兄嫂有不周之处，多要忍耐。为夫的在外好安神放心。”杨氏说：“妾身知晓。须要夫主在外，多加仔细保重。”夫妻二人洒泪相别，姚义独自一人背负行囊，奔大路而行。

正行之间，忽闻松林内大喊一声，见一凶徒持刀赶奔前来，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乃是兄长姚庚。姚义口呼：“兄长，这作何为？”姚庚立目横眉，大喊一声说：“谁是你兄长？咱二人冤仇似海！你在家暗中调唆老母不疼爱我。姚庚今日半路来要你的命，杀了你，以绝老母想望！”姚义闻言，只吓得面色焦黄，跪倒尘埃，口尊：“兄长且息雷霆之怒，小弟情愿将家业不要，让兄长所管，以留小弟革命。且看同胞之情。”苦苦哀告，姚庚只是微微冷笑，说：“我有心饶你不死，只恐你回家，我的性命难保。咳！常说：‘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’我不杀你，我必受你之害。你我是前世冤家，今日窄路相逢，该着你作刀头之鬼。”举起明晃晃钢刀，照着姚义砍来。只吓得姚义魂飞海外，魄散九霄，伏在地上，双目紧闭，只等刀落丧生。列公，为人在世，却有善恶昭彰，姚庚万恶不仁，暗中岂无神鬼拨拦？眼睁睁姚庚的刀落在姚义头上，不因不由，刀刃朝上，刀背朝下，只听“叭”的一声，把姚义的头颅打破，鲜血直流，竟自昏过去了。姚庚此时心内慌张，忙中有错，只当一刀将姚义杀死，又恐被人看见，撂下刀，扛起褥套，迈步如梭，飞奔回家。见了刘氏，将杀姚义之事低声说了一遍。刘氏闻

言，喜之不尽，遂将银子并褥套俱各收藏起来。这话按下不言。

且表姚义被姚庚刀背打伤，躺在地上昏迷过去。不多时来了一伙贩卖绸缎的客人，从此经过，遇见一人躺在地上，见他头破血出，暗想必是遇见劫径的强盗，劫财害命，因此丧生。内中有一位财主，姓梁名法，为人意软心慈，好行善事，见姚义尸身在骡子上，点头哀叹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泼刘氏辱骂婆母 恶姚庚暗卖弟妇

姚庚万恶太无端，刘氏狠毒更不贤。
善恶二字分轻重，莫将报应作徒然。

话表梁法眼望众人，口呼：“列位，你们瞧此人头破血出而亡，是一出门在外的孤行客，在途遇见歹人图财害命，必然家中撇下父母妻子。非是我叹惜，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”大众正然议论，忽见尸身蜷腿伸腰，竟苏醒过来。梁法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还魂过来了！”遂问道：“你是那里人氏？若是顺便，我们送你回家，岂不是好？”姚义此时已苏醒过来，将二目睁开，见众客商围绕，暗想：“我被兄长杀死，想必我此时是在阴曹地府了。”正然沉吟，忽闻那客人问：“你这人如何头上带伤，昏迷不醒？莫非遇强盗劫夺，身遭不幸？”姚义见问，暗想：“若说实话，他人闻之不雅，不如随口答音。”口呼：“列位，我家住河南开封府祥符县，

我名姚义，在外贸易。不幸在此处遇强盗，把我一刀砍倒，昏了过去，抢去褥套行李、三百银，只落的有家难奔、有国难投。”言罢，不由痛哭不止。梁法闻言，不由的心中惨切，发出恻隐之心。叹曰：“古语云：‘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’我救他一人，如救他阖家之人一般。”梁法想罢，眼望姚义说：“我看你被劫，其情可伤，我赠你三百银，权为资本，再去贸易，在路行程，须要小心。”遂令人拿出三百银递过去。姚义双手接来，感恩不尽，跪倒叩头，口尊：“恩公，萍水相逢，多蒙厚赐，乞将姓氏、家乡言明，日后小子好报大恩。”梁法说：“岂不闻‘君子施恩不望报’吗？既问我籍，我祖居山西太原县，我名梁法。”言罢，带领众人佯徬而去。

姚义见众人已去，不由赞美：“世上竟有这样好人！日后必当重报。”复又度想：“我拿此银若归家，兄长见了我，必然讨愧，反觉无趣。不如我且去经营，过了一年半载，事已搁陈，再见面就无的话说。”主意已定，竟往杭州贸易去了。

且言姚庚自知把姚义杀死，扬扬得意，任意在外胡为，醉后回家，听了妻子的挑唆，时常与母亲、小婢吵闹。老安人并儿媳杨氏皆惧怕姚庚，只得低头忍耐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已至腊月，将近年终，老安人与杨氏素婵眼巴巴终日盼姚义还家。一日，老安人盼子未归，痛恨姚庚，不觉一阵伤心，止不住眼中落泪。杨氏素婵见此光景，口尊：“母亲，休要愁烦悲伤，眼看年终，不久他必然回家。母亲且请将心宽放。”

婆媳正然讲话，只见刘氏从外进来，眼望杨素婵开言讲

话说：“婶婶，我方才在外边令算命先生王铁嘴——算一不二，算的太灵无比——与他二叔算了一命。我问他何日回家？”杨氏闻言，信以为实，欢喜说：“多谢嫂嫂惦念，不知那算命先生讲说甚么？”刘氏见问，故意长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王铁嘴先生他算他二叔今年白虎当头，太岁压命，当主有性命之忧，必死在荒郊，尸骸暴露。咳！这可怎了？”杨素婵闻言，立刻面目更色，气堵咽喉，栽倒在地。老安人一见，忙近前将杨氏扶起，盘腿坐在地上。呼唤良久，只见杨素婵一口浊痰吐出，苏醒过来，眼含痛泪，啼哭不止。高氏安人说：“我儿，你太心实了！想那算命先生的言词，皆是无凭可考。你丈夫在外身亡，又无人传书报信，如何轻信这无稽之语？你这作大嫂的太也莽撞，俗语云‘报喜不报忧’，才是正理。”刘氏闻言不悦，说：“我是好意，为他二叔算命。王铁嘴说：‘非外了丧不可，休指望母子、夫妻见面，若见面，除非在三更梦中。’”高氏安人闻言，怒骂道：“好泼狗贱，满口胡言！你小叔与你有何仇恨，竟当我咒骂他？”刘氏闻言大怒，用手一指说：“你这不懂理的老狗！我和你虽是婆媳，如今各衣另饭，并无所辖。你如何胆大欺心，开言骂我！我今给你一个厉害，非打你一顿不可！”近前欲动手。杨素婵见刘氏欲行凶，胆敢要打婆母，连忙近前扯住泼妇说：“打不的！嫂嫂息怒。母亲年迈，纵有不是，还望担待一二，何须生这样大气？望祈息怒。请回歇息去罢。”刘氏说：“既是软言央求我，就算完结。以后再若如此，我一定结果老狗命！”言罢，气忿忿的走出房去。杨素婵见婆母气倒在地，连忙近前扶起老安人，唤够多时，见婆母吐了一口浊痰，醒转回来。

不言婆媳相对而哭，且表刘氏回房，气恨恨的暗想：“我若不把老高氏并杨氏害死，怎消我心头之恨？”至晚，见姚庚回家，将与安人吵闹从头至尾告诉一遍。姚庚说：“母亲真敢如此放恣，心中糊涂，不称为娘。贤妻，今晚我提刀把母亲并杨氏连金钟一齐杀死，何愁他那家业不归我！”刘氏摆手说：“不可。你若持刀行凶，杀死三条人命，非同小可。倘若邻舍知晓报官，你我之罪大如海渊。古语云：‘有智使智，无智使力。’依我的主意，你明日烦人写一封假书信，只说兄弟姚义在半途身染重病，令杨氏前去接他回家。杨氏必信以为真，将他哄出离家，暗将他卖在烟花柳巷为娼。他正年轻俊俏，必值二三百银。慢慢的想主意，再将老乞婆并金钟结果了性命，方可保平安无事。一来家产也得到手，二来剪草除根，永不发芽。你看如何？”姚庚大悦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，姚庚在外烦人写了一封假书，转回家走进后宅，含笑口呼：“母亲，我的兄弟来了一封书信，母亲请看。”高氏安人说：“你念与为娘的听罢。”姚庚遂拆封念道：

孩儿姚义顿首百拜母亲膝下：

不孝男时运不至，病在卫辉府汲县北关内永合店中。一病半载有余，医药罔效，现时病已沉重。今央人捎去家信，令儿妻同胞兄速来接我回家，母子方可见一面。

安人并杨氏一闻信中言语，大惊失色，悲啼不止。姚庚暗喜，果中其计。故意叹气咳声，复劝道：“母亲、弟妇不必伤感，须要商议正事。我想兄弟病在旅店，盼望亲人，书信上写着令我同弟妇前去接他回家。少不了走这一趟。”高

安人闻言止泪说：“我儿言之有理。事不宜迟，明日你同杨氏前去接姚义回家养病。他必感兄之情。”姚庚说：“母亲言之差矣。自古说：‘打虎还得亲兄弟，上阵必须父子兵。’我与他是一母同胞，岂有旁观之理？我去接他，理之当然。怎言感情二字？今晚令弟妇打点行李盘费，明晨好一同起行。”言罢，出了后院离家，径至王媒婆家。

王媒婆含笑相迎，口呼：“姚大爷你无事不履贱地，不知有何见谕，请道其详。”姚庚口呼：“王妈妈，实不瞒你，令弟姚义出外经营，不幸病故。弟妇杨氏万恶滔天，每日在家内吵闹不休，闹得宅舍不安，人人可恨。我一狠二毒，把他私卖离家，省了终日遭殃。你若有主卖成，我必重谢，决不食言！”王媒婆闻言笑说：“大爷你来的凑巧，现有南京乐户刘清，要买一年轻的妇女为娼。你家二娘子我曾见过，生的美貌无双，风流绝世。若肯将他卖在水内，包管身价银可卖三百两——老身可要加一用钱。”姚庚说：“王妈妈既有这个主。若卖三百钱，我谢合你三十两，我竟擎二百七十两。我明日把杨氏诓出家来，先到你家，令刘清相看相看，令他先兑清银子。你将杨氏送在半路，交与刘清，方保无事。”王媒婆闻言，点头应允。姚庚告辞回家，将此事向刘氏说知。刘氏闻言，喜之不尽。

次日早晨，姚庚到后院催促杨氏赶早起身。杨素婵早已将行囊打好，老安人在一旁叮咛嘱咐：“将你丈夫速速接回，在外不可延迟。”杨素婵口呼：“婆母休要悬念，大约不过一个月就回家来。”婆媳正然讲话，见金钟从外面慌慌张张走进房来，一伸手拉住杨氏衣襟，口呼：“母亲，儿闻娘同伯父前去接我父去，儿也要去。”杨素婵闻儿也要去，

不由心中一惨，落下泪来，说：“我的儿，此去接你父回家，一则路途遥远，二则家中无人。留你在家与奶奶作伴。你用心读书，娘此去不过半月工夫就回家。”金钟闻言，不敢违扭，无奈何说：“既是祖母无人奉侍，儿遵命在家陪伴祖母。只要母亲早去早回，以免祖孙盼望。”言罢，垂手一旁侍立。

杨氏拜辞了安人，又至前院辞别嫂嫂。刘氏假意含笑说：“他二婶，昨日我说算命的所言，今日果应其言。他二叔病在外方，幸有人捎书来。他死在他乡，咱连个信也不知。”杨氏闻言，口中不语，心中暗恼刘氏竟说破话：“我还未曾出门，他先说不吉之言，实在可厌！”辞了嫂嫂，向外所走。只见安人同金钟一齐相送。杨素婵难分难离，不由含泪，硬着心肠上车。姚庚吩咐车夫摇鞭，车行如飞而去。姚庚口呼：“弟妹，我与你虽系至亲，一男一女，在路行程，别人观之不雅。我欲烦王妈妈同你作伴前去，可否？”杨素婵闻言欢喜，口呼：“大伯所言有理，王妈妈素日我也相熟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至王婆门首。姚庚击户，王婆开门，一见杨氏，口呼：“二娘子往那里去，请到舍下坐坐。”遂将杨素婵搀扶下车，让进房内。这乐户刘清在暗中看得明白，见杨氏生的犹如天仙，心中暗喜。王婆走出房来，刘清暗向王婆说：“论理这妇人不值三百银，既是妈妈作成，我也不议身价。快令他主子将卖身的文书写来，我就兑银。”王婆遂令姚庚写了契，王婆作保。刘清兑清白了银锭，在城外三岔路口等候领人。事已完毕，姚庚与王婆一同进房。姚庚口呼：“弟妹，我将王妈妈烦妥，同你上车先行。我去买些吃

食，随后就到。”言罢而去。

王婆同杨氏素婵上了车，一直的出了城。不多时，来到三岔路口。乐户刘清迎将上来，口呼：“王妈妈请回去罢，我们就此回南京了。”杨素婵遂问：“王妈妈是同谁上南京？”王婆见问，微微冷笑说：“二娘子，我若不说，你不知晓。你大伯姚庚写假书信，言你夫主病在外乡，说你诸日吵闹泼刁，将你赚出家门，卖了三百银。这不是将你卖与他？他是南京乐户刘清。你随他去罢。你若不顺理同他去，他的心可狠，必鞭打捶着，你也得去。”杨素婵一闻此言，“咳哟”一声，气堵咽喉，昏倒车上。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三 回

卖弟妇姚庚得银 现天良州衙控告

银钱从来能通神，自古至今人人云。

士子读书将官作，见了此物亦动心。

话表杨氏素婵一闻王婆之言，一口浊气昏过去了。王婆立刻把杨素婵扶起，以手捶其后胸，呼唤多时，杨氏素婵方将一口浊痰吐出，苏醒过来，在车上打滚撞头，只是啼哭。哭够多时，带怒含悲，向王婆讲话：“王婆子，你与姚庚通同作弊，卖我为娼，我必告到当官。你与姚庚其罪非小！”王婆闻言，微然冷笑，用手一指，断喝：“好杨氏，你放泼，竟不识抬举！我告诉与你，凡系卖在水内的妇女，经不起折磨，那能有正大光明？刘清也非是好惹的。姚庚将你卖与刘清，是我的见证。你就是撒泼、放刁、磨牙，也由不得你。恐你不肯善从，才把你用车拉到这僻路行人稀少之处来。别说你要伸冤告状，就是盼个人来瞧瞧也难。事已至

此，若不问你口服心服，怎能在路行程？”言罢，向刘清一扭嘴，乐户刘清就知其意，遂从腰间取出皮鞭，向杨素婵一指说：“你休生妄想！老爷既买了你，就不怕王法。你即撒泼放刁，当时先管教管教你！”抡圆了皮鞭，唰唰唰照着杨素婵身上乱抽，只抽得杨素婵浑身青紫。

刘乐户正然打的高兴，忽闻身后有人问话，遂停住皮鞭，扭项回头一瞅，身后站立一人，乃是一个寒儒老学究在那问话。列位有所不知，来者问话之人，正是毛巡按出京上任，一路私访，无处不到。今日正走在僻静郊外，猛闻有女子的哭声甚惨，顺着哭声往前行走，越走越离哭声近，一抬头，就瞧见乐户刘清抡皮鞭苦打那妇人，心中暗想：“此事有些蹊跷。本院既受皇恩，出京暗访民情，必须近前究问，方可明白。”走近前说：“你这人在荒郊苦打此妇，这妇人系你何人？望乞说明缘由。”刘清见问，停鞭观瞧，见来人头戴儒巾，身穿儒服，就知是一位秀士。列公，明季最重斯文，但凡举人、秀才，到处有体面。刘清不敢轻视，遂拱了拱手，口呼：“相公，小人难以详细言之。问他便知详细。”毛公遂问杨氏：“你这妇人家乡、姓氏？为何被这人所打？须要你从实说来，我学生与你作主。”杨氏叩头含泪，口呼：“相公。”遂将丈夫姚义出外贸易未回，姚庚暗写假信：“言丈夫病在旅店，令我同大伯姚庚前去接夫主回家。姚庚暗中将我卖与这南京乐户刘清，逼奴赴行院。我不去，苦苦逼打奴杨氏素婵。王媒婆、姚庚二人合谋勾串，通同作弊，陷奴入火坑，被他人毒打。幸蒙相公到此，奴的残生有救。如救奴一命，恩同再造。”

毛公闻言，心中大怒，心中暗想：“世上竟有这样恶

人！如今先用良言解劝刘清并王婆，若肯改恶向善，是他二人造化；若不听本院良言，再一齐拿他们治罪也不迟。”遂向刘清说：“刘乐户，我学生有几句良言相告：自古乐户乃是下贱之流。人受父精母血所生，贵贱未分，自小至大，士农工商，皆可谋生，为何作这伤风败化、买良为娼损德之事？天理昭彰，神天不佑，一朝败露，犯法按律定罪，生死在眼前。作此恶事，离人骨肉，惟恐近报自身，远报儿女。依我看，不如弃邪归正，大小作一经营买卖，强如娼门，被人轻贱，不如人类。你再思再想我这良言。”

列位明公，常言说的好，一福能压百祸。毛公官居巡按，一派正气，雄威抖抖，把刘清逼住，不因不由的他把恶意全消，善念顿起，叹了一口气，口呼：“相公，你的话甚是有理，谁愿意作这营生？但只一件，我原有三百银资本，从南京到此，买了这妇人。如今送他回家，我行了好，弄的我赤手空拳，如何是好？”毛公说：“不必为难，你若真改恶迁善，我倒有一个主意。待学生替你们写一张呈状，到州衙去告姚庚私卖弟妇。按律定罪，姚庚难逃法网。我学生保管判案定将原银追回。你一则替杨氏报了仇；二则显出你之大义；三则你的阴功倍大，非同小可。上苍必然佑你昌大。”

刘清刚要说话，王婆在旁接言，口呼：“刘大爷你若肯替杨氏鸣冤，老身就作个硬干证。”杨素婵说：“三位恩人，若救了我，恩同再造，莫说三百银，我必加倍奉上，小奴家决不食言！奴给三位恩人叩头了。”毛巡按连忙从装文袋内取出文房四宝，盘膝坐在尘埃，将纸铺在膝上，提笔如柳栽花，不移时将状写毕，把状纸递与杨氏说：“你们速往州衙

去告。我也同你们前去，在州衙外听听州官怎样断法。”

杨氏、王婆一同上了车，毛公同刘清步行跟随，竟奔涿州。不多时进了涿州城，来至州衙门首。事逢凑巧，正遇放告。毛公一见，满心欢喜，说：“正逢放告，快进去喊冤递状。”杨氏不敢怠慢，忙忙下车。王婆近前搀扶，往衙内走，一行走一行口内喊“冤枉”。走至公堂前跪倒，双手举呈状纸，口内不住喊“冤枉”。这涿州知州刘子云在公案上往下一望，见一年老妇人，搀着一个少年妇人，含泪喊冤，蓬头垢面，脸有青紫伤痕，吩咐门子：“将那妇人状纸接上来。”门子将状铺在公案之上，刘知州闪目观看，上写：

具状民妇姚杨氏，祖居涿州良乡县姚家庄。为伯兄势恶盗卖弟妇事，恳恩传究，以儆刁顽。

窃氏夫姚义，伯兄姚庚，亲胞兄弟，遵父命分居各爨。氏夫出外贸易。不料夫兄姚庚暗生不良之心，暗写假信一封，内言氏夫病在旅店，令姚庚同氏前往接氏夫回家。氏婆媳信以为实，遂同夫兄前去。孰料夫兄姚庚暗起不良之心，行同禽兽，将氏卖与南京乐户刘清之手。氏不允从，被鞭毒打。是氏苦苦哀告，刘清方回心转意，遂领氏并王媒婆前来控告氏之夫兄姚庚，传究科其罪名，宜追还氏之身价银三百两。氏含冤负屈，不得不叩乞正堂太爷恩准传究，实为德便。上呈。

刘知州阅完大怒：“姚庚凶徒太恶，无理之极！”遂即发票，随差衙役张龙、李虎去拘姚庚当堂对质。吩咐杨氏、王氏在班房候审对词。这且不表。

且言二差役领票出衙，二役商议：“咱哥俩要发财，谁

不知姚庚之父去世，撂下万贯家产，由他任性胡花。今日犯了此案，那怕他不拿出银钱！”二役说说讲讲，直奔良乡而来。正遇姚庚得了二百七十两银，不敢回家，恐母知觉，躲在妓院。现正低头前行，正撞见州衙二役，一齐举手说：“正巧我弟兄二人寻姚大爷，你来了。咱一同到酒铺中好讲话。”遂一齐进了酒铺，落坐饮酒。姚庚问：“二位上差有何事前来寻我？”李虎说：“姚大爷的令弟妇告你私自卖他为娼，王婆见证，买主是刘清。太爷看状大怒，特差俺弟兄二人前来相请，立待审讯。”张龙说：“这不是州太爷拘票吗？请看。”姚庚接来一看，不由的怔呵呵发愣，心中惊惧，面色焦黄：“悔不该当初行的错，可恨杨氏竟敢赴州告我！”二役口呼：“姚大爷不必惊惶，古云：‘天大的官司，当用磨扇的银子，能堵城门，不填水沟。’依俺弟兄二人愚见，在州衙上下打点。我们太爷拿个错，把杨氏、王婆、刘乐户一同治死，一则保你无事，二则泄你之恨，三则也显一显我弟兄的手眼。此乃是两全其美事，不知姚大爷意下如何？”姚庚闻言，心中暗喜，说：“既是二位上差的美意，我情愿打上风官司。不知可得多少银？”二役说：“咱们素日相交最厚，这点小事，我二人情愿效劳。官府跟前须得三百银，少了难以讲话。其余门子、管事的、书办等项内外使用，也得三百两。”姚庚说：“满打上花费几百银，何足论说！只将我那搅家不良的弟妇治死，比么皆强。竟仗二位鼎力相助。”遂唤酒保上菜、添酒并饼饭。酒保俱各端来，放在桌上。三人饮酒吃饭已毕，姚庚问：“我这一去见官府，用何供词呢？望乞指教。”二役说：“你若将太爷打点疏通了，只须……如此这般回说，包管必赢，将他三人处死。”

姚庚闻言大悦，会了酒饭钱。

姚庚同二差竟到自己开的当铺，兑了六百银，交与张龙、李虎，同到州衙。二役将姚庚安在茶坊内，坐候好音。二役暗进州衙，见了知州，将来意禀明。知州刘子云乃是好利之徒，见了银子，心中欢喜，说：“他既送这分厚礼，本州自然有个处断，决然不令姚庚吃亏。明日早堂候审。”二役出了衙门，来至茶坊，眼望姚庚，含笑低声说：“恭喜了！太爷收下白银，明日早堂候断，自有分晓。”姚庚闻言，喜之不尽，就在二役下处歇息一夜。

次日清晨，大堂发梆，不移时，州官坐堂。张龙、李虎上堂回话：“太爷在上，小的把姚庚拘到。”刘知州吩咐：“带上来。”张、李二役遂将姚庚带至堂前跪倒。刘知州把惊堂木一拍，假意动怒，喝道：“好姚庚，你这大胆的奴才，竟敢私卖弟妇！从实招来，免太爷三推六问，你的皮肉受苦！”姚庚连连叩头，口称：“小的家门不幸，自胞弟姚义出外贸易未回，弟妇杨氏不守闺范，寡廉鲜耻，终日吵闹不休，被王婆引诱与刘清私通拐逃。小人派人寻觅无踪，已有月余。孰料今日反投太爷台下，告小人私卖，以作讹诈地步。小人乃诗书门第，并且银钱广有，焉能卖他，自罹其祸，遗留臭名？太爷想情，与小人作主。”刘知州说：“依你之言，杨氏真是泼妇、淫悍刁头，令人可恨，你且下去。”遂命：“把杨氏、王婆、刘清带上来。”

三人跪在堂前，刘知州把惊堂木一拍，怒喝道：“好一杨素婵，妄告不实。你是贱骨，听信王婆，引诱刘清，通奸拐逃，反行诬告堂兄。这是你讹索财产地步，快从实招上来，省的本州动刑拷问。讲！”杨氏素婵闻知州之言，只吓

得面如金纸，浑身抖颤，半晌方说出话来，口呼：“青天太爷，想情得小妇人被夫兄姚庚私卖是实，非是诬他。现有见证，非是小妇人私逃。若私逃，焉敢前来太爷堂前控告？太爷若还不信，添传小妇人婆母并嫂嫂前来对质，便知虚实。”刘知州一拍惊堂木，怒喝道：“你这贱人，大约不肯善招。”吩咐左右：“给我拶起来！”不知杨素婵被拶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四 回

屈打成招招监下狱 玉罄泄机母子反目

桃杏花开月正长，红莲不觉满池塘。
梧桐叶上潇潇雨，窗下寒梅又吐香。

话表涿州知州刘子云贪赃昧良，妄动刑法，竟将杨氏素婫之言只当耳旁之风，一拍惊堂木：“好贱妇，不动刑量你不肯招承。来呀，与我拶起来！”众皂役那敢怠慢，赶奔近前，把拶子套在杨素婫十指上。刘知州把惊堂木一拍，吩咐一声：“收！”两旁皂役一收绳，杨素婫十指连心，疼痛难忍，“哎哟”一声昏迷过去。一霎时粉面焦黄，汗如涌泉。知州令人以水喷之。杨素婫悠悠还转过来。知州喝问：“速速招来！”杨素婫含泪口呼：“青天太爷屈杀小妇人了！太爷既受朝廷爵禄，从公判断，必然子孙万代禄位高升。”知州冷笑说：“好个泼刁贱妇，真能熬刑！”

王婆在一旁，心中不忍，跪爬半步，向上叩头，口尊：

“太爷，那姚庚私卖弟妇是实，身价三百两，有他亲笔文约，现在刘清手内。刘清一时发了善念，才来太爷台前控告。太爷想情，那有私逃反来投案告状之理？”刘知州把惊堂木拍的连声作响，心中大怒，用手一指，喝道：“好一胆大王媒婆，无根基的贱货！你身带重罪，竟敢替他人强辩！”吩咐左右：“与我把王媒婆拶起来。”皂役答应一声，将王婆拶起。王婆年纪已老，受刑不过，昏过去了。皂役用冷水喷苏。

刘知州手指刘清，开言断喝：“你这无法无天的奴才，与杨氏通奸，伤风败化，串通合谋，妄告讹诈姚庚。本州若不给你一个厉害，大约也不肯实招。”遂吩咐两边：“与我用夹棍！”众皂役一声答应，近前把刘清鞋袜扒下，以麻辫匝头，脚腕套上三根无情木，知州吩咐：“收！”两边皂役一拢绳，刘清只疼得死去活来。

这杨氏素婵见他二人为己受刑，已明白知州必贪姚庚之脏，心中一想：“我受刑情屈命不屈，为何连累他二人？”遂向上说：“乞太爷开恩，小妇人情愿实招。”知州闻言，吩咐：“松刑。”杨素婵说：“我同王婆、刘清原是设谋控告姚庚，为讹诈他的银钱地步。”刘知州见杨氏屈招，暗喜，遂画了供，吩咐禁卒：“将他三人收监下狱，姚庚释放回家候传。”

且言毛大巡在衙外候音信，只见姚庚走出州衙，又从里面走出二差役，口呼：“姚大爷恭喜了！我弟兄二人的手段如何？”毛公闻言，暗随在后，窃听他三人讲话。这张龙、李虎下了堂，特意赶上姚庚，夸手段来讨谢礼，说道：“我弟兄因这件事费了许多力量，我们非有始有终不可。上下花

费六百银，你打了上风官司，太爷把杨氏三人下狱定罪。也得谢贺我二人才是。”姚庚说：“你二位放心，我一定重谢，决不食言。”

三人自顾说话，却被毛公听明。毛大巡不由心中大怒，遂闯进州衙，走至公案前，向州官深深一揖。知州刘子云见一褴褛不堪的穷儒，心中有些不悦，勉强开言问道：“你这秀士，家居那里？姓甚名谁？为何闯堂来见本州，有何话讲？”毛公见问，口呼：“州尊，我学生祖居福建建宁府，浦城县人氏，姓高名唤公断。只因前科未中，缺少盘费，难归故里，因此在外游学。路过州衙，老父台正断一案，判的有些不明。故此我学生斗胆面见老父台。请示：老父台怎知杨氏、王婆、刘清三人合谋讹诈姚庚的银钱？老父台竟听信姚庚的一面伪词，并不严究姚庚，反行苦拷杨氏三人，屈打成招，亦不应掐监下狱之罪。既食皇家奉禄，理当秉公判断曲直，方不愧民之父母也。”

刘知州闻言，心中不悦，满面生嗔带怒，开言说：“你这狂生，倚仗簧门秀士，空读诗书，不知国家法度，竟敢闯衙闹堂，藐视现任，欺压当官！本州岂不知第一进忠报国，第二为国怜民，第三凡民情必须着意详究，不敢屈了百姓？本州判断那有冤枉黎民之案件？”毛公微然冷笑说：“老父台素日断案如神，爱民如赤子，受国皇恩不贪民财，今日是错断。姚庚无理，私卖弟妇杨氏者，皆因是那三百银给姚庚讲情，才将杨氏三人屈打成招，掐监下狱。依学生意见，望州尊休枉法冤民，再从复讯判断，才是除暴安良。”知州刘子云闻听毛公之言，不由羞恼成怒，无名火起，把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好一狂生，实在可恶！明明杨氏私逃，与刘清

通奸，刁词呈控，事已招承，现有他的口供在案。你如何说他冤枉？似此闯闹公堂，情理难容。本州岂肯轻恕？”遂令左右：“给我拉下去，责打四十手筒！”众皂役不容分说，把毛公责打已毕。毛大巡大怒，骂道：“好赃官，你作的掩耳偷铃之事，何人不知？你图了姚庚三百银，欲治死杨氏、王婆、刘清三人的性命。咱二人结下冤仇如海，我学生若得了时，与你誓不两立！”刘知州闻言，冲冲大怒说：“好一誓不两立！”遂命禁卒：“把他先收了禁，再禀明府台，再追他的性命亦不迟。”禁卒遂将毛公押进南牢。毛大巡走进监牢，见牢中尽是一些披枷带锁、蓬头垢面、叹气咳声、哭啼不止犯了国家王法之罪人囚犯。毛公看罢，随定禁卒入了监房，闪目一看，看见刘清身带镣索，躺在草铺之上。毛公近前，便问刘清：“你与杨氏、王婆一同入监，如何只你一人在此？他二人今在何处？”刘清见问，睁眼一看，见是在岔路相遇的那位先生，含泪说道：“休要提起，听了你的劝言，来替杨氏鸣冤。谁知知州作对，不容分说，将我们三人屈打成招，送进南牢。杨氏与王婆另有女监。”遂问：“相公，你为何也收进监来？”毛公说：“你们那里知晓？我在外边听信，谁知二差给姚庚用银打垫。赃官贪贿，遂将你们三人屈打成招，招监下狱。是我一时不忿，闯衙闹堂，与州官顶嘴作对，戒笞我四十手筒，把我收禁。”刘清闻言，方知知州图了贿赂之事，咬牙发恨说：“好赃官，亦不怕上司知晓拿问？我刘清有朝一日出监，必然上控，告知州图贿屈良！”

不言二人闲谈，且表恶人姚庚花费六百银打了上风官司，在外边又延迟了数日，方回家门。高氏安人正然盼望病

人回家，忽见姚庚回来，不见次子夫妻同来，心中纳闷，遂笑问道：“我儿，你回来了？你弟并你弟妇为何不见到来？”恶姚庚见问，故意含笑说：“母亲放心吧，现今老二的病见好，请医调治，留下弟妇在那扶侍，令我回家照看。不久也就回家来了。”这逆子姚庚一片假话，把安人哄信，说：“我儿，难为你一路辛苦，回房歇息去罢。”姚庚答应一声，走进自己房中。刘氏迎面相问：“大事怎样？”姚庚遂将同王婆将杨氏卖与刘清，三岔路交人，“不知为何王婆、刘清顺了杨氏，告到州衙。二差役前来拘我到案，言我私卖弟妇，王婆为证。我无奈花费六百银上下打垫，州官将他三人屈打成招，掐监下狱，大约这三个人难保性命”说了一遍。刘氏闻言，心中甚喜，说：“当家的，这六百银花得值。杨氏在监，如何受的了牢中折磨之苦？大约不过十天半月，一定废命监毙，除了后患。”这恶夫妇讲话，不防却被玉馨在旁句句都听在心内，不由吃惊，心中不悦，暗想：“我爹娘作事越理胡行，作此绝情绝义之事，恐青天不容。倘若祖母知觉，一定性命难保。”心中伤感不已。

次日清晨，玉馨上学，来到书房之内，见大公子金钟先在学堂念书，玉馨问：“哥哥，你今日来的怎么太早？为何不见先生在书房？”大公子金钟见问，口呼：“贤弟，你有所不知，师傅方才有人来请，出门去了，命咱们用心念书，去去就回。”玉馨闻言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咱兄弟二人须要遵师命，好好念书。”遂对面相坐，高声诵读。念了一回，金钟忽然想起父母，不由的一阵伤心，扑簌簌落下泪来。玉馨见金钟眼中落泪，就知他是思念父母，故意的开言便问：“哥哥，你正然念书，为何却又落泪？所为何来？”金钟见

问，说：“兄弟，你那里知道？我这几日心中只是想念你叔婶，故此伤感。”玉馨闻言，不由的点头叹气，口呼：“哥哥，从今你看不见我的叔婶了。”金钟忙问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？”玉馨叹了一口气：“咳！咱兄弟二人原是至亲骨肉，我方实说。”遂将姚庚与刘氏定计之言、婶婶坐狱的事言了一遍。金钟忙问道：“此话是真是假？”玉馨说：“这是我昨晚窃听的，那有虚言？”

金钟不闻则可，一闻此言，只吓得面目焦黄，一口气堵住，半晌未说出话来。缓了一刻的工夫，方说出话来，口称：“兄弟，多承你美意，告诉与我。”遂走出书房，一直竟到祖母房中，见了祖母，放声大哭。高氏安人忙问：“孙孙因何这样痛哭，快快说明！”金钟见祖母相问，口呼：“奶奶，不好了！可坑杀我了！孙孙的母亲被我伯父诓出家去，暗通王媒婆，将孙儿母亲卖与姓刘的，又不知怎么着我母同王媒婆并姓刘的在涿州控告我伯父私卖弟妇。州官准状，派差持票拘我伯父当堂对词。我伯父用银钱买通知州，将我母屈打成招，掐监下狱。这事如何是好？”老安人闻言一怔，遂问：“金钟，此话从何而起？”金钟见问，遂说：“玉馨在学堂对我所言。”老安人闻言，如站高楼失足、扬子江心崩舟的一般，天旋地转，半晌还过气来，眼中垂泪，不由的哭出声来：“我那苦命儿媳！不料竟被狼心狗肺忤逆恶子姚庚夫妻所害！咳！我还要这条老命作嘛？我去与恶子拚了罢！”遂连哭带嚷，竟奔姚庚这边来。

这惊动了恶子姚庚、泼妇刘氏，两口子正在屋中对坐闲谈，议论此事，忽见老安人两步当一步走进房来，用手一指，连哭带骂：“好一个畜生！你怎么将杨氏诓出家门去，

私自将他卖了？你若不把他设法救出南牢，咱两个今朝以死相拚，休想活在世上！”恶子姚庚闻言，知此事泄露机关，羞恼成怒，不由的心中动怒生嗔，无名火起，用手一指老安人，说：“你休要如此无理！”不知逆子姚庚说出何言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忤逆子半途杀母 杭州路母子相逢

不孝空烧千张纸，欺心枉焚一炉香。
神仙本是正气作，岂受人间枉法赃！

话表逆子姚庚知机关泄露，难以隐瞒，羞恼成怒，用手一指老安人：“你休倚是我母亲，以上压下！我卖杨氏是好意，因他搅家不安。如今他妄控不实，掐监下狱，想必已死在牢中。若想见面，除非半夜梦中显魂！我劝你好好随着我度日。你若不依，你也得去见阎君！”老安人闻言，心内无名火起，说：“好一个逆子，竟敢胆大谤母！我与你拚了罢！”遂恶狠狠扑过去，望姚庚一头撞去，说：“我的老命交与你罢！”姚庚见一头撞来，一伸手把老安人推倒在地，恶狠狠的抡拳要打。刘氏上前用手拉住，说：“当家的，你不必生气。打他也无益，只向他说个明白。他若肯将家财、田地尽情交付你我，万事方休。如若不依，连小金钟杀害，

给他一个热水泼老鼠，一窝都活不成。”

小金钟见姚庚要打祖母，手扯住姚庚之衣，双膝跪倒，口呼：“伯父息怒，休打侄儿的祖母，不可乱伦，须念劬劳之恩。伯父开恩，将侄儿的母亲放回，情愿将家产、田园交付与伯父管业，我们情愿安居受贫。”姚庚闻言，心中动怒，满面生嗔，说：“你这小冤家，休推睡里梦里！你母被我送到当官，早已死在牢中，如何还的了家？依我言，你祖孙跟我度日，是你们的造化；你们若多说半个字，惹恼了我，我把心一横，管教你祖孙两个性命难保！”金钟害怕，搀起祖母，说：“奶奶，随我回房去罢。”

安人忍气吞声，祖孙一同入后院，进房。安人说：“你伯父万恶绝情，我明日赴州衙去告逆子姚庚，好救你母出牢。”金钟口呼：“祖母年纪高迈，路远难行。孙儿年幼，可以前去鸣冤。”老安人闻言，腹内忖度：“明日我去告状，小金钟必要跟去，只恐耽误大事，不如哄拢他才是。”遂说：“金钟孙孙，你去告状救母，也是你一点孝心，无奈明日是月忌之日，不可前去。等到后日，咱祖孙再去告状也不迟。”金钟闻言，信以为实，一夜不题。次晨，金钟上学房。不表。

且言安人见金钟去上学，遂用乌帕罩了头，腰系青裙，暗暗出了后门，竟扑正东而行。这高氏安人乃是富户人家，从未出门走路，今为救儿媳，送姚庚忤逆，一怒离家奔州。不料年高，步履难行，只走了二里之遥，自觉遍体酸软，两脚疼痛，举步艰难。无奈，坐在荒郊野外歇息，腹内暗暗祝祈：“上天怜念遇难之人，保佑此去告倒姚庚，救出儿媳杨氏，情愿修斋念佛，答谢龙天。”此事不表。

且言姚庚清早起来，只见小丫鬟进来说：“大爷起的怎晚？未有老太太起的早，乌帕罩包头，上州衙救二奶奶去了。”姚庚一闻此言，只吓得惊疑不止，埋怨刘氏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他前去鸣冤，万一翻了案，我可吃了大亏哩！我只当镇住了他，就结了；那知道前去告我，竟同我作了对头冤家！”刘氏闻言，将眉头一皱，口呼：“夫主，婆婆既去告咱，俗语‘一告三不亲’，从今为陌路人。你何不持刀赶到半路，把他杀死，以除后患？”姚庚说：“此话言之有理。我一不作二不休，这可不怨咱。”言罢，遂把钢刀藏在腰中，匆匆出门。

追赶有二里多地，见前面黄土坡畔坐着一人，正是安人，不由得怒从心中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手提钢刀，大踏步赶奔上去，喝道：“虎毒不吃子，你今绝情，我就绝义！”言罢，举起明晃晃钢刀往下就落。高氏安人见是姚庚举刀杀母，遂喝道：“好逆子，竟敢杀母！”姚庚说：“谁是谁的母？今日追了你的残生，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！”刀往下一落，老安人用手一搪，只听“哧”一声，老安人五指落地，“哎哟”一声，血流不止，昏倒在地，姚庚复又举刀来杀，忽然从地上起了一阵狂风，把安人撮起，顷刻间刮去，踪影全无。姚庚一见，只唬得呆呆发怔。呆了半刻，只得转身回家，向刘氏将适才之怪事说了一遍。

刘氏闻言，哈哈大笑，口呼：“当家的，我想一个肉人，被怪风刮了去，若从半空中掉下来，一定摔一个肉饼子而死。咱还有一心腹大患。”姚庚问：“心腹大患在那里？”刘氏说：“剪草不除根，萌芽仍旧发。婆婆与姚义俩口皆已害死，还有金钟是后患，害死他，方干净！”姚庚闻言说：

“贤妻所言有理，待我明日把金钟诳去，害了他的性命，就结了。”

二人自顾讲话，不防二公子玉馨下学回家用饭，将话尽情听在心里，只唬得惊惶失色，暗暗的来到书房，见了金钟，遂将他父“杀祖母，神天保佑，将祖母一阵怪风刮去，明日还要害你的性命”说了一遍，金钟闻言，只唬得面如土色，双膝跪倒，口呼：“贤弟虽不是同母生，叔伯兄弟也不远，这可怎好？贤弟救我！”玉馨近前挽起金钟，口呼：“兄长且莫心慌，我的父母不仁，行此大逆之事。古语所言：‘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’久后事发，小弟难逃连累。小弟欲同兄长逃走，奔杭州去寻叔父，倘若神天垂怜，在途中相遇，也未可知。但能相逢，好救婶母出监。”金钟口呼：“贤弟不可，你想抛家失业逃难，出于无奈。若路途有变，岂不断了祖宗的香烟？贤弟不可同去。”玉馨口呼：“兄长不令我去，我的父母任性胡为，倘若日后案犯，当堂只恐玉石不分，小弟难脱污秽。我想走为上策。”金钟见玉馨同逃是实，口呼：“贤弟既怀大义，只可同逃。但则缺短盘费，如何是好？”玉馨说：“兄长遇事遮迷，素日咱兄弟积蓄下几两银子也忘了。在路省用可已够。趁先生不在书房，快走罢。”兄弟二人出离书房，竟扑大路而行。

列位明公，金钟、玉馨久后都有官星，今日逃难应该分散，只等难满方可完聚。这当方土地福德正神把一只神虎拘来，好冲散他弟兄。

闲话休讲，且言兄弟二人正往前走，忽闻见一阵腥风所过，从路旁窜出一只斑斓猛虎，只唬得兄弟二人一个往东，一个向西，二人不能相顾，各自逃生。金钟走到山东，幸遇

一家员外收留，认为义子；玉馨走到河南，被开豆腐房的收留，认为螟蛉。这且不表。

这姚庚与刘氏在家中，一日不见金钟、玉馨，到书房也未有，遂派人各处寻找，并无踪影。恶夫妇心疼儿子，终日吵闹不休。这话按下不表。

且言太白金星用神风将高氏安人撮送到杭州的大路，轻轻放在地上，又用灵丹将安人的五指治愈，方才归天而去。老安人苏醒过来，睁眼一看，不似方才之处，“莫非逆子将我杀死了？”又见红日当空，心中纳闷。见迎面来了一位老者，高氏安人忙忙站起，口尊：“长者，这里万福了。借问一声，此处离涿州良乡县有多远？”老者见问，说：“此乃杭州，而涿州良乡乃是北地，至此至少也有二千多里路。”言罢而去。高氏安人闻言，只唬得惊惶失色，暗想：“我怎么迷迷糊糊来到杭州。此处举目无亲，夜宿何处？一日三餐，怎得到口？回家乡路途遥远，又不知贤媳杨氏生死，不知金钟孙孙怎样盼我。”思前想后，不由一阵伤心，落泪痛哭不止。

可巧姚义受了梁客人三百银往杭州贸易，幸而生意兴隆，得利倍蓰。一日算清帐目，打点行囊回家，正从此路所过，见路旁有一位老妇人坐地痛哭，仔细一看，乃是生身老母，不由着忙，连忙下车，双膝跪倒，口呼：“母亲因何来至此地？”老安人闻言，仔细留神一看，说：“你是姚义儿吗？”姚义回答：“正是。”老安人手拉姚义，悲喜交加，遂将姚庚谋害杨氏，在郊外杀母，削去五指，被风刮至此处始未说了一遍。姚义闻言，怒说道：“害杨氏可恕，杀母难容！兄长无仁不孝，为弟焉能有义？回家我一定当官代母控

告，以正忤逆。”安人摆手说：“千万不可赴州县去告，皆因他用银钱上下打垫通了。”姚义说：“母亲不必多虑，为儿闻从京中来的客商言说皇上钦命一位直隶巡按毛大人，忠正无比，咱母子赶到保定府鸣冤雪恨。”老安人说：“咱母子就起身。”姚义搀扶母亲上车，直奔直隶省城，前去鸣冤。这且不表。

且言涿州知州刘子云将巡按戒笞了四十手筒，下在牢狱。赃官退堂暗想：“这一秀才虽然搅扰公堂，并无大罪，倘若是上司闻知，多多不便。不如暗将狂生害死，以绝后患，岂不省些周折？”主意已定，遂命门役将禁卒传至面前，跪倒口呼：“太爷唤小人那边使用？”知州问：“你叫何名？”禁卒回答：“小人名唤王彪。”刘知州说：“本州有一机密事，你肯与本州出力否？”王彪说：“太爷吩咐，焉敢辞劳？”刘知州闻言欢喜，说：“适才本州坐堂问案，忽来一狂生搅闹公堂，本州将他笞责下狱。你先递一病呈，暗暗将他害死，本州必重赏你。”禁卒王彪闻言，唬了一跳，口尊：“太爷，这事办不得。如今比不得从前。现今新任巡按不久到任，风闻这位大人为国为民，清如水明如镜，又爱私访暗查。今日若把秀才害死，倘若被巡按访知，此案发觉，小的命如蒿草，死而无妨；太爷的前程太大，其祸非小。太爷思之。”刘知州闻言不悦，不由动怒生嗔，说：“你这奴才，真乃胆大包身，竟敢抗本州之命！太爷我一怒，管教你命丧黄泉！”王禁卒口呼：“太爷息怒，既令小人去行此事，除非日久得便，方可下手，遮掩众人耳目，不能十分甚快。”刘知州闻言，微微冷笑，说：“好一个禁卒，在本州面前花言巧语搪塞。也罢，限你半个月的工夫，务必要把狂

生害死。如若不然，定追尔的狗命！下去罢。”

禁卒王彪退出签押房，暗想：“此事作不得。若作了，久后事犯，本官推在我的身上，那时我的罪名太大。”心中为难多时，“咳！我不如回到监中，将此事向那秀才说明，教他仔细提防。我急速写一辞差事帖，一辞差事，我就远走高飞，何处不能吃饭穿衣？岂不是两全其美！”主意一定，走进监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六 回

毛公立判凌迟罪 阖家相聚喜团圆

得失荣枯总在天，强求悉是枉徒然。
空怀志气三千丈，虚度光阴五十年。
眼底青春人已老，镜中白发自相怜。
聊将前代兴亡事，野史编成作笑谈。

话表禁卒王彪一路思想，走进监中，来至毛公之牢房，向毛公低声将州官的主意与自己的心事说了一遍，口呼：“相公，我走后，你的性命只在早晚，有死无生。你死在阴曹地府，休怨我王彪。”毛公说：“王禁卒，你若真心怜恤我，我难满出狱，定然重重酬劳你；如若被害，我也不怨你。”王禁卒说：“我充此差，从不拷打囚犯，作那伤天害理之事。”毛公闻言，暗想：“此人心怀大义，有事可托。”遂向王彪说道：“多承禁公美意，泄机与我；但只一件，纵然你不肯害我，大略知州也不肯善自歇心，将来我难逃此

祸。我有一件事与你商议，我有一门寒亲，现今在朝为官，我欲写书信一封，交与你送到京城，舍亲闻知，必定前来救我。”王彪闻言，口呼：“相公，你既有这门高亲，何愁难泄此仇恨？我情愿走这一趟。”遂将笔砚纸墨取来，王彪研墨，毛公提笔，不移时将信写完，叠折封固，递与禁卒王彪，口呼：“禁公，你代劳辛苦这一趟，将信送至京城吏部尚书黄景隆府中。我官司一完，必有重谢。”王彪接信揣在怀内，向众伙伴说：“众位兄弟们，多替我代劳。我家中有事，得十天八天的工夫，方可进监办事。”众人说：“无妨。”王彪出了南牢，竟扑京城的大路而去。

夜宿晓行，行了二日，就进了京城，心中度乎：“不晓黄吏部住于何处？”正然踌躇，见迎面来了一位六旬外的老者。王彪迎上去，把手一拱，口呼：“老翁，小可借问一声，吏部尚书黄老爷的私宅在于何处？”老者见问止步，抬头把王彪打量了打量，说：“朋友，我看你不是本京人，你问黄老爷府有何事？”王彪口呼：“长者，我是良乡人，上黄老爷府投信，望乞指引。”老者说：“今日你来得不凑巧，小老儿的两个儿子都是黄老爷门下厨师，今朝是八月初四日，乃是黄老爷的寿诞，阖朝文武大小官员俱在吏部府会席，任凭有什么紧事，门上不敢传报。你若投信，除非明日方可投递，你顺着我的手看，那街西挂宫灯的大门就是黄老爷私第。”言罢，一拱手徜徉而去。

王彪闻言，心下度乎：“老者之言实是，只可今日暂且寻店住下，等候明日黄吏部下了早朝，再去下书也不迟晚。”主意一定，遂寻店住下。这且不表。

且言吏部黄老爷寿诞，应酬阖朝文武，整忙了一日，至

更阑方散寿诞。次日五鼓上朝，嘉靖皇爷驾坐九五，满朝文武百官朝王参驾已毕，文东武西，平身归班。嘉靖皇爷在龙位命传宣官宣召吏部尚书黄景隆见驾。黄吏部闻宣，越众出班，至驾前行了朝王之礼，口呼：“万岁。”嘉靖皇爷口呼：“黄爱卿，夜间朕偶得一梦兆，卿家代朕详解。”黄吏部口尊：“万岁，未卜吾主梦中所见何事？请示下。”嘉靖帝曰：“朕在金銮议论国政，忽然狂风陡起，从空落下一只白额猛虎，项带法绳，跪在殿前，向朕吼叫了三声，将朕惊醒，原是一梦。不知主何吉凶？”黄吏部闻梦，口呼：“我主所梦猛虎，项带法绳，含泪吼叫。自古君似龙形。臣似虎形，依臣详解，定是外境边亭必有大臣被人谋害，有冤屈之事，梦警吾主。宜须察访，必有应验。”嘉靖皇帝闻奏，点头曰：“卿家所奏有理，朕准行。”朝袍一挥，群臣皆散回私第。不表。

且言禁卒王彪在店内住了一夜，次日早饭之时，一直走到吏部黄府门前，向守门之人执手，口尊：“列位，辛苦！辛苦！在下是涿州来的，有一封书投递黄老爷面前，望乞传递进去。”门上的人闻言说：“你既来下书，在门房略等，我代你通禀。”言罢，往里面而去。来至书房回话，跪禀：“老爷，门外有一人，口称是涿州来的，有一封密书投递。小人不敢专主。”黄吏部闻禀，吩咐：“唤他进来。”门公答应一声，将王彪引进书房，朝上跪倒，口呼：“老爷在上，小人给老爷叩头。”黄吏部便问：“你奉何人所差？你唤何名？”王彪说：“小人名唤王彪，在涿州衙门充当锁头差事。这封书信是一游学秀士，口称与老爷系亲，令小人送来的。”黄吏部闻言，心中暗想：“这游学秀士，所言与我系

亲，令人纳闷。”只见王彪从怀中取出书信，两手高擎，向上呈递。家人接过，黄吏部展开观看，上写：

钦命直隶巡按毛登科，因私访逆案，涿州知州刘子云贪赃卖法，屈打成招，逆徒逍遥法外。卑职一时恼怒，闯堂理问，被责掐监，意欲害卑职灭口。幸蒙圣主福庇，禁卒王彪泄机，赴京到吏部府投书转奏，冤民幸甚。上呈。

黄吏部阅毕着忙，暗想：“正应圣上梦虎带索，原应在此。不可向王彪说实情，他若口角不严，走漏风声，刘知州闻知，惧罪脱逃，反为不美。”遂向王彪说：“那被害的秀士，乃我之至亲。难为你前来送信，赏你白银一百两。暂且在我府候等写书，差人同赴涿州。”王彪叩头谢赏，退下。

黄吏部遂即进朝启奏。天子闻奏，龙心甚恼，传旨：

即命刑部大堂胡炳章带领火掌赴涿州锁拿知州刘子云，交与毛登科按律治罪，不可徇私轻纵。

胡刑部领旨下殿，带领火掌衙役竟奔涿州而来。非止一日，那日来至涿州。胡钦差在州衙大堂前下马，向门上的人说道：“速令知州刘子云出来接旨。”衙役闻言不敢怠慢，慌忙进内宅报与刘知州。这刘知州闻报，慌慌张张出了私宅，在圣旨前跪倒叩头，口呼：“吾主万岁，臣刘子云接待来迟，在圣谕前请罪。”胡钦差展开圣旨高声诵道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

钦命巡按毛登科奉旨私访，误入涿州，因民情不和，良善遭屈，被州官刘子云陷害。我朕闻知，其情难恕，钦差刑部大堂胡炳章锁拿贿官刘子云，交与毛登科亲审，严讯回奏。

读诏毕，吩咐：“锁讫。”火掌把知州刘子云锁了。刘知州心中后悔不及。胡刑部吩咐火掌，监中请出巡按。毛巡按出监，至公堂请了圣安，复又向胡钦差见礼，口呼：“钦差大人回京缴旨。代奏谢圣上浩荡皇恩。”胡钦差遂告辞，回京缴旨，这话不表。

且言直隶一省大小文武官员闻知毛巡按在涿州被难，奉旨救出，不论远近，都来拜谒。毛巡按就在州衙公堂上落坐，一声吩咐：“带知州刘子云问话。”只见刘知州上堂，躬身一揖，跪下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开恩，超生卑职。”毛公微然冷晒说：“受国恩而不与民作主，反屈打成招，图银三百两。本院劝尔，反责本院四十下狱，欲害本院之命。”遂拔刑签四根掷于堂前。皂役走近前，将刘知州打了四十杖板，只打得死去活来，血流满地。刘知州自知理短，伏地不语。毛公令人在监中将杨氏、王婆、乐户刘清提到公堂，毛公说：“你三人之事，本院明晰已久。”

忽闻衙外有喊冤之声，遂令衙役将喊冤人带上堂来问话。不移时，带至堂前，毛公见是一年老妇人、一二十余岁之男子跪在堂前，双手呈状纸。毛公展开一看，上写：

具状孀妇姚高氏，年六十四，住良乡县姚家庄，告长子姚庚为逆伦杀母，绝义害弟。恳恩拘惩，以儆刁恶事：

窃氏生子二人，长子姚庚，次子姚义，异居各爨。不料姚庚逆恶不伦，其妻刘氏悍恶助虐。姚义出外贸易，姚庚途中劫杀。姚庚、刘氏合谋诱卖弟妇，以银贿知州屈打成招，招监下狱。氏闻此信，来州告姚庚之逆。姚庚赶至中途，胆敢持刀杀母，

现将五指削去为证。现同次子姚义来辕，叩乞院宪大人恩准，以救母子蚁命，实为德便。上叩。

毛公阅完状词，咬牙怒目：“好一忤逆凶徒，竟敢作此败化伤风，提刀杀母！”心中愤恨。只见杨氏走至老安人面前跪倒，婆媳抱头痛哭不止。毛公遂吩咐：“高氏、杨氏同一干人证，俱各在班房听审。将犯官刘子云寄狱。”遂标了火票，差派四名捕快去捉姚庚、刘氏来案，不准徇私卖放。四名捕快答应，一个个退下堂来，一直竟扑良乡姚家庄来。

姚庚正然在家，忽见四位公差闯进房来，说道：“我们奉按院大人签票，拘你姚庚、刘氏当堂质对卖杨氏之事。”不容分说，将他夫妻锁了，拉着往外就走，竟奔州衙。

次日早堂，四个公差从外喊道：“杀母绝伦的凶犯告进。”只听两边站堂衙役喊威。姚庚、刘氏到此害怕，后悔莫及。毛公一见，怒喝道：“你夫妻所作逆伦之事，本院已访明，快快实招，免动大刑！”姚庚见官动怒，又见母亲、姚义夫妇已在此，心知三曹对案，难于强辩，只得将从前以往所作事尽都招认。毛公遂提笔定罪：“姚庚逆伦杀母，刘氏阴谋助虐，俱问凌迟处死之罪；州官受贿贪赃，苦打按院，问成立斩；姚义无辜被害，两股家产归一掌管，回家孝养老母。”母子三人叩头谢恩，出衙回家。毛公立刻提三犯，将姚庚夫妇、犯官刘子云皆绑赴法场。处决已毕，遂拜本奏明圣上。姚义母子回家，给刘清三百五十两银为酬谢。问了家人，方知两个公子逃门在外，遂差派多人，各处寻访无踪。日后大公子金钟在山西王员外家读书，十八岁连登科甲，为河南知府；二公子玉馨，弟兄二人据金镯为证，兄弟相认，同回良乡拜祖归宗，阖家团圆，永享富贵。在家堂内

供奉毛公禄位牌，阖家烧香，以报恩官德政。后世人看到其间，作俚言八句：

姚庚万恶太无端，刘氏阴谋更不贤。
刁夫悍妇遭凶报，凌迟碎剐丧黄泉。
姚义幸逢清官断，一家欢会喜团圆。
为国为民毛巡按，青史标名万古传。